



兰州部队短篇小说选



蘭州部隊短篇小說選

蘭州部隊政治部宣傳部編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1959年·兰州

蘭州部隊短篇小說選
蘭州部隊政治部宣傳部編

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
(蘭州市白銀路)

甘肅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

甘肅日報社印刷廠印刷

甘肅省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·56印張·9插頁·105,000字
1959年9月第一版 195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——11,595

統一書號：T 10148·115

定 价：(3) 0.66 元

編者的話

这个集子共包括十三个短篇。这些作品都是發表或出版过的，贏得了讀者的好評，是蘭州部隊建國以來比較优秀的創作。

为了慶祝具有光輝历史意义的節日——建國十周年，我們將这些作品匯集在一起，作为向全國人民的彙報，和向偉大祖國的獻礼。

蘭州部隊政治部宣傳部

一九五九，五，蘭州

目 录

追匪記.....	楊偉武 (1)
同样是战斗.....	力 辛 (26)
追 踪.....	趙元璣 (40)
石洞夜战.....	王德明 (53)
賣子还賬.....	崔八娃 (61)
一把酒壺.....	崔八娃 (67)
崖 生.....	崔八娃 (79)
放牛娃子逃活路.....	韓正旺 (97)
三十里水路.....	韓正旺 (105)
复 員.....	王 蒼 (109)
新战士.....	尉立青 (132)
青銅峽的風雪夜.....	何 嶽 (150)
天山風雪.....	齊麗霞 (170)

追 匪 記

楊 尚 武

這是發生在一九五一年的事情……

……三個失掉了聯絡的戰士，追尋着匪首金治中的跡迹，同時尋找着部隊，順着這條忽隱忽現的大道走了六天，仍近不出戈壁灘^①，眼前還是望不見邊的沙石。

他們帶了十七斤馬肉，原以為夠用，沒想到肉吃光了，還是望不見草原。眼下每分鐘每秒鐘在生活上都帶來新的困難。三天沒撈到一口吃的，五天喝不到一口水，飢餓、疲勞、生理上的折磨，內心里的焦急……肚子餓還好受，弄不到水可成了大問題。三個人干的七竅生煙，鼻孔里直流血，嘴唇上的干血泡一層壓一層，舌头干的不能卷動，活象嚙着一塊木頭，口腔里又苦又腥。昨天早上，李玉根提着銅盆去找雪，轉了兩個鐘頭，連片濕沙地都找不見，他喘吁吁地罵道：“媽的，人倒霉放屁都砸腳后跟，雪沒找到，反落一身汗。”他們吃牙膏，吃生蒜，現在把

^①戈壁灘，就是沙漠。

白酒、大聖丹，凡含有水分能解渴的東西都吃光了。無論怎樣整治，仍解決不了象火一般的飢渴。干枯的戈壁灘象火盆，從人們的毛孔、髮根，把身上的水分都給曬光了。眼前，真想喝口尿，可是誰還有尿呢？

鍾永勝繞着路，跑到沙石棱坎下，掐了几根芨芨草，嚙在嘴里一節，說：“這東西涼的很，嚙在嘴里出水哩！”李玉根和小姜也掐了一節，卷到舌心，不一會，嘴里真的招來一股潮氣。

“在北山打仗，再苦也有水。到南山連水都找不到。”小姜嚙着大舌头，唔弄着嘴說。他見別人不吭聲，故意用該諧的口吻說：“現在要有水，我准能喝三桶。”

鍾永勝用他那說不出聲音的粗嗓子逗趣地說：“你又不是個牛，能喝一百桶。”他嘿嘿地苦笑着。本來，他想說：前邊草原上就是清水，快走吧。又覺着這句話太沒味道了，這兩天不知把它重復過多少次。每當一想起太吉乃爾草原，給他內心深處都帶來一些安慰。可是，草原却象是一直躲閃着他們。他的這種希望慢慢變得有些恍惚了。

李玉根聽到談水的問題，口腔耐不住地咽干氣，不耐煩地說：“水！水！別說了好不好，煩的慌。”小姜卷着僵硬的舌头噴了噴嘴，唇邊挂起一絲苦笑，沒有說話。

三個人又沉默了，除了腳步聲和喘氣聲，什麼都聽不見了。

渡過白流沙地段，路更難走，每邁一步，腳下都落個大

沙窩，身體向後倒退半步。歇着喘氣的時候，戰士們扭頭看看身後牽成長綫似的沙窩，有一股經過緊張戰鬥，歼滅了敵人的心緒。壓在大家心底里的共同語言是：堅持，勝利是屬於最堅強的人的。小姜昏倒過兩次，仍不停息地朝前走。

太陽正當頭的時候，小姜終於走不動了。流血、飢餓、疲乏，使他變成了一把干柴模樣。他覺着頭昏腦脹，沙石圍着身子直打旋轉，兩只眼睛冒金花。鍾永勝架着他的胳膊說：“休息一下，緩緩氣再走。”小姜急促地喘着氣，垂着眼皮輕輕地搖了搖頭，說：“別為我擔心，我能走。”他僵着兩腿不停地朝前迈。鍾永勝接過他的沖鋒槍，挽着他的右臂，李玉根挽着他的左臂，蹣跚地朝南走着。起初，鍾永勝還沒感到累人，時間一久，越拖越重，好象小姜的整個身子贅在他的臂膀上，壓得他的胳膊火辣辣地作癢。原先，他以為李玉根過份疲乏，用不上力。抬頭一看，見李玉根的头額上，鼻梁上，布滿了綠豆大的汗珠。鍾永勝閉住嘴，盡量掩飾自己的疲勞，咬着牙堅持着。

“小姜再也走不動了。他們休息下來。鍾永勝小心翼翼地躲避着他右臂的傷痕，把小姜攬在懷里，用母親服侍兒子般的口氣說：“小姜！醒醒，吃不吃牛肉干？”他的兩眼罩上了白霧。一伸手，在大衣口袋裡掏出象高粱大的一顆紅丸。這是顆殷紅發亮的大聖丹，不知什麼時候袋包磨破，它偷偷躲在意袋裡的縫隙間。他把大聖丹揉了揉，看

的真有些眼饞，但是，自己沒肯吃，用食指塞在小姜嘴里。小姜昏昏迷迷的，起初努着舌头往外吐，后来觉着凉酥酥的挺舒服，终于闭着嘴唇吃起来。不一会，他的脸上换来一股活人的气色。他发觉自己全身躺在鍾永勝的兩臂里时，就用力往出掙脱。鍾永勝沒松手，小姜痛苦地迷糊糊地乱叫着：“我渴！我渴！水！水！”

到哪里去找呢？四周除掉沙梁，就是戈壁灘，別說是水，連片雪都找不到了。实际上鍾永勝比兩個伙伴更苦，結束战斗的第二天喝馬血时，他僅喝了兩口，其余都讓給別人。路上吃大聖丹，都是按三份分給大家，別人吃完了，口渴了；他又把他那应得的三分之一分給別人，結果，他就吃过兩粒，最后一粒也給了小姜。要說渴，他比誰都厉害。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哩？他想：渴死也得挺住。他知道，战士們的眼睛都在看着他这班長，他一舉一動，都能給別人很大的影响。鍾永勝把最后几片牛肉干掏出來，分給小姜和李玉根，說：“干炒面里还有三分水，吃点吧！肚里不餓了，也就解渴了。”他捏起一片牛肉干放在自己嘴里嚼，口干舌焦，咽时割的食腔起泡，不一会，鼻孔里的黑血冒的更厉害。他只覺得精神恍惚的难受。他真盼天上下陣大雪。可惜，漫天响晴，沒一絲云。想就地掘井，誰知道地下几十丈几百丈才有水哩！小姜攥着牛肉干直往嘴里送，鍾永勝按住他的手說：“別吃了，咸的很，越吃越渴！”

鍾永勝放下小姜，給他盖上棉被，慢步走到小沙梭跟

前。这里有一块方圆不到二十方丈的小窪地。看來过去下雨时存过水，窪底漫着一层二寸厚的干黃泥，經過風吹，太陽晒，黃泥裂开許多一指寬的罅隙，縱橫交錯，好象烏龜背上的花紋。他揭开黃泥片，底下是干的冒烟的黃沙，用刺刀戳了个五尺深的坑，不見一点濕土。多么讓人焦急！坑里如有明晶晶的水多好。看样子再挖兩丈深也見不到一点濕土。他压抑着內心的痛苦，清除着和革命战士氣質不相称的陰影，直起腰，捶了捶背，兩眼落在干泥地和沙梁交接的芨芨草上面。从茂盛的芨芨草來看，过去芨芨草曾長的很旺，它蓬叢着好象一把扫帚，現在有的已焦枯了，滾來的流沙把它掩埋了多半截。他想：“芨芨草能活，一定有活的条件。”他快步跑到跟前，刨开三尺多深的流沙，用刺刀在芨芨草四周挖了一道深溝，露出帶有湿气的黃土。李玉根走來，撸撸袖子，說：“別把刺刀弄坏了，留下捅敌人吧，看我的！”他兩手攥住草叢，一挺腰，大草墩子被拔下來。果真，因黃土上蓋着流沙，閉塞了蒸發湿气的細孔，又防着冻，草墩子下边藏着一把湿漉漉的黃土。被拔断了的芨芨草根上，冒出亮晶晶象珍珠一般大的水珠。鍾永勝蹲在草墩子旁边，看的有些眼饞，真想趴在地上嚙住草根吮一吮，伏在濕土上親一親，可是他沒有这样作，他知道，就連这样一点享受也应当給予同自己同生共死、正在死亡綫上掙扎着的战友小姜。他毅然直起腰來，匆匆走到小姜跟前，挽着他兩只胳膊，跌跌撞撞地跑過來，把他的头輕輕按到濕土坑里。

鍾永勝心里一陣难过，过去，在关内，从来沒感到水是个问题，就連在解放战争中，从隴东到三边的高原上，水那样缺，也从沒缺到这般地步。在那里，爬上三十里的大山，爬上二十里的沙灘，还可以找到清水泉、污水井；现在可不成了，走了好几天，依然望不見水的踪影，看不到戈壁灘的边緣。他的这种痛苦，时间是短促的。他知道：正因为这里缺水少草，敌人才拚命往这里钻哩。在这里战斗，就要受点罪。现在只有用坚强的毅力，用一般人不能忍的韌性，才能活下去，战斗下去！

小姜吮了一会湿土，喉咙覺得活軟多了，他欠起身，軟癱癱地坐在沙地上，要班長吮湿土。鍾永勝推讓給李玉根，李玉根把胳膊一甩說：“我：不，沒負伤，沒得病，好人好馬的，怎能輪到我吮，你吮吧！”他提着刺刀翻过沙梁走了。鍾永勝呆立很久，終于刨开漸漸發黃的湿土，吮着。

李玉根在另一个小沙梁跟前，又找到几顆芨芨草墩，痞啞着嗓子高叫道：“班長！这里有草，快來呀！”那声音，象餓汉子拾到饅头似的高兴。鍾永勝挽着小姜跑过去。

經過一陣刨草根，吮湿土，嗓子潮潤多了，精神也振作了許多，三个人无声无息又悶头朝前走了。到下午三点鐘的时候，小姜又走不动了。情况來的很突然，一昏倒，就不省人事。这一下，急的鍾永勝腦子里直冒火，眼前連芨芨草也找不到了。他右腿跪在沙地上，把小姜的半截身子斜放在膝盖上，象医生診斷病人似地搗着脈搏，撫撫从鼻孔里冲出來的热气。李玉根沉着一副难看的臉孔，靜靜

地等待着診斷的結果。

五分鐘過去了，鍾永勝揚起臉說：“不要緊，脈跳的很厉害，歇一歇就會好。”他滿臉堆着愁云，又不連續地說：“沙山一天比一天多，這可以証明我們快出戈壁灘啦。小姜走不動，背也要背回部隊。”鍾永勝的話，象給李玉根心里點起一把火，他沉思了片刻，把腰杆一挺說：

“他是我們的階級弟兄，咱們有一口氣，得讓他活一天。不用背，把他抬過戈壁灘。”說罷，他象想起什麼事情，匆匆地朝回頭路上走去。

戈壁灘上雖然色彩單調，地勢變化不多，但如果走的地方多了，也常碰見一些極特殊的情景。李玉根順着臥死牲口的路上走了一鍋烟的功夫，在沙棲下面找到了一副駱駝的骨骼，旁邊放着一副扛架。這是他剛才路過時看見的。這副扛架不知是多少年以前被餓死的人留下的：也許是生意人，也許是往拉薩朝謁餓死的藏民。這裡終年多風少雨，空氣稀薄，到現在扛架還是老古銅色，虫沒吃，木沒腐，非常結實。李玉根高興地把它扛回來，把布單撕成布條，拧成繩，綁在扛架四角，中央系上棉襖，兩端結上絆帶，一副担架做成功了。

小姜躺在担架上，鍾永勝抬前邊，李玉根抬後邊，又出發了。起初，還能走，沒出一個鐘頭，累的鍾永勝胸中作嘔。上沙山的時候，流沙漫過腳踝，每一步都要集中全身的力量，用意志和全身的劇痛作一次頑強不懈的鬥爭。他右肩勒腫了，想換換左肩，可是不行，負傷的左肩，不

能担負任何重担。

在关内的时候，無論是担馬糞或墊馬廐，鐘永勝都習慣用左肩。左肩健康的时候一下能担二百斤。可是現在不行了，右肩压的通紅，左肩浸着血，不能肩負一点重負。唉！眼前的任务这样重，勝利的期望这么远，更使他心里焦急和痛楚。

他急促地喘息着，觉得周身万般裂疼，眼睛忽忽冒金花，腦海里嗡嗡地响，各种模糊不清的意念重現着：沙山、戈壁、朝謁人的骨骼、草原上的尸体、同志們的笑臉、出征前安政委的訓勉、自己的誓詞，一幕幕地从腦海里閃过去。常是这样，人要饿了就心慌，但如飢餓过度，反倒没什么感觉了。也可能是下沙山的关系，經過一陣激烈的心臟跳動，鐘永勝的头脑清醒了許多。他把右肩上的担架顛抖了一下，在下面垫了一只皮手套，迈著腿拼命地朝前走。下了一座沙山，眼前又呈现出象海浪似的沙丘，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。他沉了一下急躁的心情，和李玉根一起，利用慣力，一口气冲上了另一个小沙包。長期战争中鍛煉出來的坚强信念支持着他：他記得，一九四七年三月，敌人發动了十倍的兵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，那时，要攻打敌人一个小山包，要付出那样多的精力和牺牲。当时他想：攻打一个山包費这样大的勁，全边区，全西北，得有多少大小山头？几时才能攻打完呢？事实却并不象他想的那样，連續的勝利，全國展开了大反攻，千万座高山峻嶺，都被我軍占領了，敌人滾的滾爬的爬……現在，他

总觉得草原不远了，远处那座隱約不清的沙山就象草原与戈壁的交界。想到这里，他揚起头，挺起胸膛，觉着千百万个沙山給他閃开了一条路。好似只要爬过前边那座黑山，就望到草原的边了。

小姜躺在担架上，呼吸慢慢匀称，周身千疹百裂，折磨的他躺臥不宁。他觉得自己是躺在一个火盆里，火燒的他四肢焦干。忽然，他又以为自己是睡在黃河畔的故鄉，給地主郭金斗家割麥子，中午歇晌，柳陰移动了，太陽才晒的渾身爆热。他想：怎么这样疼哩？大概是地主給自己的惩罚。他摸到身边的槍枝，驅散了刚才不确切的想法。他記起來了，是在軍隊上剿匪，睡在戈壁灘上，因沒帳篷，头上用紅柳搭起的小床單被風揭到一边了，才晒的这样發燒。他又觉着不对，是躺在担架上，前边那个抬着担架，头上裹滿綳帶的人就是鍾永勝。当他看見鍾永勝染滿血迹的皮大衣时，这才真正想起了这几天的处境。他心里立刻着急了，剧疼了。他知道班長也負了伤，李玉根也是三四天沒見一滴水和一粒米。为什么給自己的战友加添苦刑呢？他心里一煩，愈觉着担架顛簸出的咯吱声，抬担架人脚下的流沙声，都是向他發着千言万語的責难。好象是太陽也在露着笑臉諷刺他。他越想越痛苦，千头万緒的念头往心上涌。他想：班長負了伤，三四天水米不沾牙，还能肩担重負，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呢？他思考着，模糊不清断断续續的念头在延續着。他觉得非常悔恨，好似作了戰場上的逃兵一样地恨自己。乘鍾永勝他們停脚喘气时，他一滾滾

下担架，咬着牙，嘴唇咬出血，蹣跚着脚步一直朝前走了。鍾永勝和李玉根驚呆了，他倆抬着空担架急急追赶着。

意外的喜訊傳來了，正南方，遙遠的天邊上，出現了象秀雲似的山峯，白雲象紗帶一樣纏繞着山腰，峯頂穿透雲層。很明白，山峯脚下就是渴望已久的太吉乃爾草原。見到這情景，三個人會意地互相望了一會，臉上露出了高興的神色。

半個鐘頭過去了，山峯卻又躲藏了，模糊了。常言說：望山跑死馬，何況行人是在飢餓疲乏中步行呢。小姜終於又軟癱了。鍾永勝把他抱向卵石灘，右手伸進他的皮大衣里，撫摸着他那跳動微弱的胸口。

小姜躺在鍾永勝的懷里，半閉着眼睛，承受着戰友給他的溫暖與愛撫，片斷的、混亂的念頭不斷閃向腦際，傷口的劇疼，飢餓帶來的恐慌，折磨的他心裏顛三倒四。有時候腦子裏象張白紙，使他干瞪着眼不知想些什麼。陰郁、無望的念頭，也斷斷續續地飄浮在他的心靈深處，“何必牽連別人，不如……”他心裏一怔，發覺不對，盡力躲避着它，極力重囑着過去的意念：“要堅持下去……”可是這種念頭，象一條油滑的泥鰍，總是抓不住。他干咳了一陣，難看的臉色象一盞要熬干的燈火，火苗旺一陣，弱一陣，時刻都有滅熄的危險。他喘息着，象進入夢境似的，朦朧不清的抓住冲锋槍，兩眼盯了一下槍機，拼命地往外拉着……。

“槍，你背不動，別逞強了。”鍾永勝用信任的目光看了小姜一眼，把冲锋槍擲到自己的背後。他並沒有了解

小姜的全部活动，更不知道小姜有结束自己生命的片刻念头。他认为小姜的昏迷，是由饥饿所引起，休息片刻，一切都会照常，并错认为小姜抓枪，是一种习惯了的逞强表现。因此，他不在意地和李玉根谈论着未谈完的问题：

“金治中、胡香林这些坏蛋，就是逃往克 克 稀 里 大山，也不会轻饶他，非消灭他不可。”

“捉住了金治中，也把他放在戈壁滩上，让他尝尝这个滋味，受受洋罪。”李玉根说。

“别讲，也许金治中早尝了这种滋味。”鍾永勝說。他沉思了一会，长出了一口气，两眼盯着小姜那副黄蜡蜡的脸色，低下头说：“小姜，嗯……”他没把那段话说下去，把头转向一旁，自言自语地叨念道：“我常这样想：窮人家孩子的命，天生的耐实。要是地主老财家的兒子，十几歲上，不过是甚事不懂的娃娃，他們倒在母親怀里，用牛奶和貴重的藥泡大，还整天价生病鬧失哩。可是小姜，这么大一点，就能做大事情了。身上負了伤，还行軍打仗，渾身癱軟地走不动，还夺槍背。”

“別說，象小姜这样的，眼下能有个飽肚子，他还是會一蹶站起來，象个正放青的驃駒子。”李玉根用帶笑容的双眼，盯着小姜說。

信任的目光，坚定的信念，流向小姜的脑海里时，他觉得象晴天响了个霹靂，把他从惡夢中驚醒。他心臟急促地跳动着，脊梁骨上不停地出冷汗。心想：自己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員，怎能配得起班長和自己战友的信任。过去要

求抗美援朝到前綫，要求到殘酷環境中鍛煉，今天，腳尖剛觸到艱苦的門檻，怎么能不聲不響地朝相反的道路走哩？他痛恨自己，嘴里的牙齒咬得咯嘣嘣响，牙床滲出鮮血……

休息了一鍋烟的功夫，他一拱腰，顛顛巍巍地站了起來，兩眼充滿着生的願望，趑趄趑趄朝前走了。鍾永勝扶住他的左臂，把剩下的兩片牛肉干塞在他手里，說：“這東西剛吃口干，可是給身上增勁哩，來，吃點吧！”小姜象發脾氣一樣，痞啞不成聲地說：“班長！飢餓大家都一樣，一顆小米咬兩半，咱們大家吃。咱們都是階級弟兄……”後段話的內容根本聽不清了，從他那口形判斷，大意是責備自己的軟弱。他把牛肉干分了三份，各把一份塞在鍾永勝和李玉根手里，把自己的一份牛肉干，象作示范動作似的，用猛烈的動作放在自己嘴里，嚙一嚙，伸着脖子咽下去了。

他拄着槍，態度從容地說：“班長！咱們走！哪怕還有一百里哩，爬也要爬到草原上。”他兩只眼睛里象有兩個火團，充滿着和敵人搏鬥的光輝。鍾永勝讓他上担架，這句話象抽了他一鞭子，頭也沒回，用手把担架一推，腳只管朝前伸。李玉根扶着他的右臂，他不讓扶，身體要傾倒時，就拄着槍喘一會氣，沒等鍾永勝趕近跟前，他又急急地迈動着僵硬的腿走了。

鍾永勝急壞了，他見小姜腳上的毡筒已被硬石磨穿，腳掌凍的發紫，沙窩里留下了紅殷殷的鮮血。他從衣衿上撕了一塊碎布，想給小姜墊一墊，可是喊不住他。看他那